

红色印记 李以衡  
老支书许日智

上百度,搜“英豪半岛”,有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建设的内容,身为半岛子孙,我热泪盈眶。想到环岛旅游车辆即将从家乡美丽如画的海滨奔驰而过,游人如织,在翠绿的护沙卫士——木麻黄丛林穿梭而过,我想起许日智,岛上的老支书。于是,又上百度搜“许日智”,竟是几个私企老板的名字。我颓丧地关了手机,脑中一片茫然。

这可是半岛风云人物,也是当年海南岛的风云人物。百度搜索不到的他,是上个世纪《海南日报》刊发的头版长篇通讯《英豪人民显英豪》里领着英豪人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。

许日智带领半岛百姓栽树筑堤造田时,我等晚生,看不到。半岛世代饱受风沙海浪肆虐,盐碱百草不生,我等晚生,也看不到。来到人间第一眼望见的半岛,无垠沙地上傲然挺立着郁郁葱葱的木麻黄树,内海护堤辟路,人可行,车可推,人们从这里走向和乐镇墟,走出封闭的渔岛,海滩盐碱地改造良田,农妇们喜悦地收割,带着丰收的果实,伴着晚霞送进粮仓。父辈指点江山,这是老支书许日智的“树”,这是许日智的“路”,这是许日智的“堤”,这是许日智的“田”。海南日报《英豪人民显英豪》长篇通讯报道,许日智带领英豪人民在半岛光秃秃沙滩种植7500亩木麻黄,在半岛小海滩筑十多公里护堤,开辟人行车道,“向海要田,向海要粮”,造出稳产高产农田150多亩。这可歌可泣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感人事迹,早已装在半岛百姓的心里。

我谙事后见到的许日智,一边裤角长,一边裤角短,腿上未洗净的泥土,在田野,在海边,在沙坡,永远风尘仆仆。我的老奶奶望他的背影,老嘀咕“智慧,牛还会歇一歇呀”,满是疼惜。我近距离见到他,是在台风肆虐之时。海岛上的台风,刮来的风是疯子的“疯”。记得1969年那场台风,气象预报可能引起岛上海啸,全村人都暂迁和乐镇高地——三角路。三角路在万州鼎鼎大名,因古时建有亭台驿站而闻名,前几年万宁市政府又出资修缮。三角路临时安顿后,半岛大人牵肠挂肚,家里鸡鸭,地里禾苗,还有那间老瓦房。欣喜的是少儿,少年不知愁,久困半岛的我等,看见三角路凉亭国道上车辆穿梭不息,打开了另一扇看岛外世界的大门。后来三角路村人传出消息,许支书还蹲守在村里,守护着空巢的村庄,别人怎么劝都不离开。海啸来了,往哪里跑呀?但是,就因他守着,三角路上暂栖的半岛人,心里都安定了。这不是无谓的牺牲,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坚守。人心安天下,支书舍身安半岛。

我家男人在外谋生,留下奶奶、母亲和我。台风来临,他总不放心。他与奶奶及母亲都聊得来,会搬张小木凳坐着,嘘寒问暖,笑咪咪的,两个女人也就增强了信心。难以想象,这笑咪咪的村支书,怎么让自古民风彪悍,与大海搏斗的渔民,情愿跟苦斗,一呼百应,无怨无悔。

后来,他提拔到港北公社任书记了。遇见他,还是那身打扮,只是衣服上多别了一支笔,笑咪咪的。有一年海南有场大台风,刮得加积镇废墟一片,他还是提前来到我家,动员奶奶、母亲和我暂躲到村里一户盖了茅屋的人家,才匆匆离开。

那年春节还没过完,家家户户烟花爆竹还在燃放,许日智走了。知晓的人不多。虽是节庆,与他战天斗地逞英豪的尚存老人,还是踉踉跄跄赶来,跪在他棺木前泣不成声。市委书记也闻讯赶来,深深地鞠躬,深情地说:我们不能忘记老英雄。这是一个传奇而平凡的英雄,高寿

地等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即将穿过他亲手植下的木麻黄丛林的喜讯,闭上他疲惫的双眼,在护沙卫士木麻黄树的陪伴下,永远倾听海水拍岸的海浪滔滔。

文化评弹 刘鸿泽  
王佐的归宿



王佐,字汝学,是元明之际著名的海南诗人,与丘濬、海瑞、张岳崧并称为海南四才子。王佐的家乡多刺桐,桐花开时,灿然如云霞蒸腾,王佐便自号桐乡,而这份对家乡的眷恋也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底色。依《全粤诗》所载,王佐在《应制赐宋承旨马》一诗中,以“须知君恩如海深,臣骑黄马当赤心”两句深得皇帝赏识。但王佐的仕途并没有因此而一帆风顺,他未尝没有一腔报国热血,“然以质直不与时合,游宦二十余年而不得迁”。那开满桐花的家乡报国无门的痛苦中越发明媚动人,王佐也最终请求还归故乡。王佐才高,存诗也颇多,我们这里仅举三首咏物诗,或能从中窥见这位琼州诗人的些许音容。

《游丝》:“闹处偏多静处稀,飘扬无力望中微。弱条织雨牵闺恨,断缕迎风惹客衣。低挂檐前紫落絮,高飏天外系斜晖。伤情最怕春归去,网住桃花不与飞。”游丝有时指缭绕的炉烟,在这里指飘动的蛛丝。王佐对游丝的歌咏或是不自觉的,但诗中游丝的飘摇与多情何尝不是王佐自身的写照。王佐为人刚正不阿,所以才“质直不与时合”,但作为诗人,王佐的感情又是极细腻的。这像极了蛛网,蛛丝本身是无比坚韧的,但在八面来风中却显得柔弱无力,他想网住美丽的桃花,但春秋代序,自己却无力阻止春天的消逝,他想系住天外斜阳,到头来只证明了自己的飘荡无依。不知王佐想要留住的春天中是否也有故乡的桐花呢?

《题鹦鹉》:“为禽禽语是禽言,何必声声学语论。莫道性灵多巧舌,金笼深锁度黄昏。”如果说《游丝》一诗中的抒情主体尚带着某种含混,《题鹦鹉》一诗则明显是以鹦鹉自喻,此诗的四句全部指向宦海的不堪。鹦鹉本有鸟类自己的语言,又何必去模仿人类的腔调呢,这或是在说自己的本性与宦海相违,自己却不想逢迎。锁在金笼中的鹦鹉更是诉说着自己纵使有再多的性灵与才能,也不过是当权者的玩物而已。祢衡写过一篇《鹦鹉赋》,颂赞鹦鹉性灵的同时也感慨其身不由己的遭遇,王佐此诗正是继承了祢衡《鹦鹉赋》的传统。

《新雁》:“飒飒凉飙起素商,横斜几阵向南翔。寒依菰米陂田熟,夜宿芦花水国凉。片影带云横朔漠,数声呼雨下潇湘。往来天北天南路,遥认长汀是故乡。”在报国无门的苦痛中,王佐终于爆发了,看着镜中的白胡子,他在《叹髭白》中写到“功名成底事,空自叹蹉跎。”眼见流年空度,他在《中年》中感叹:“万卷岂图金马贵,一竿当与白鸥盟。”他也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故人,《忆舍弟彦常》:“年光随水去,事业与心违。远海犹传箭,殊方未授衣”;《和元正见寄》:“须鬓已从青镜改,梦魂曾逐片帆回。天涯一掬思亲泪,待酒浇阡万树梅。”正如他在《己丑元旦过承天门作是日大风》中写道:“有时间问天天不语,

仰天大笑龙楼前。不如回去长安市上酒家眠,明日收拾东归理钓船”,秋风渐起,他恨不得化身归雁回到故乡。天南海北,再远的距离也不能阻断他的归心,他忍受着寒冷穿过北方的大漠与南方的云雨,只一眼就遥遥认出了故乡的水岸。

落叶归根,王佐最终也得以回到故乡安度晚年。“刺桐花开三月天,鹧鸪声里好闲眠。谁言老圃风烟歇,还看芳春景物妍。”刘邵《人物志》中讲“偏材之性,不可移转”,官场的勾心斗角或与王佐的本性相违背,逃离了深锁鹦鹉的金笼,故乡海南的风物才是诗人真正的归宿。

茶悦人生 涂启智  
香茗诗话



香茗即香茶,语出白居易《晚起》诗:“融雪煎香茗,调酥煮乳糜。”以雪水煮沸泡茶以提神,用酥油调制煨粥以养胃,于淡泊中自有参悟养生真谛的仙风道骨。茶圣陆羽积数十年品泉经验,一生足迹遍布巴山蜀水,荆楚大地,吴越山川,却从未置身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,未能领略雪水煎茶的浪漫与妙趣。

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。早在周朝,华夏民族就有吃茶记录了。据《诗经》记载:“采茶薪樗,食我农民。”诗中的“茶”就是茶。时至今日,我国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吃茶叶的习惯,如云南基诺族有吃凉茶习俗,傣族还有竹筒茶。

自陆羽以后,唐宋以来的众多品泉者都认为雪水煮茗乃隐者高雅之事,诗词中对雪水煎茶多有歌咏。如陆龟蒙与皮日休唱和咏茶:“闲来松间坐,看煎松上雪。”陆游《雪后煎茶》:“雪液清甘涨井泉,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,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泡茶的水讲究清、轻、甘、活、冽五字,“雪液清甘涨井泉”,可见陆游亦是一位品茶高手。自己取水、自带茶灶自己煎煮,那份悠闲自在在令人神往。写此诗时陆游已经83岁高龄,但他仍然心怀国家,壮志未酬,时时不忘抗金复国。就连临终前尚且发出“死去元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”千古感慨。在品茶悠闲背后,何尝不是隐藏着诗人报国无门的一腔无奈?!

唐宋茶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卢仝的《七碗茶诗》:“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轻,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惟觉两腋习习轻风生。”此诗流传极广,在日本也备受推崇,甚至演绎出“喉吻润、破孤闷、搜枯肠、发轻汗、肌骨轻、通仙灵、轻风生”的日本茶道。卢全系初唐四杰卢照邻嫡系子孙,自号玉川子,破屋数间,图书满架,工诗精文,不愿仕进,被称为“茶仙”。可以猜想,卢全看重精神生活的自由自在和洒脱不羁,而看轻物质生活的荣华富贵,这必然与仕途官场的世俗追求天然排斥。

审视颜色,茶叶一般分为红茶、绿茶、黑茶、白茶、黄茶和青茶(乌龙茶)六大类。依据制作过程,茶叶可分为未发酵茶、半发酵茶和全发酵茶。从养胃和养生角度出发,喝茶应以发酵茶为好。发酵到一定程度的茶叶,冲泡出来的汤汁温和绵软,清甜爽口,就像米汤一样滋润喉咙、熨帖肠胃;啜饮一杯,让人神清气爽、通体舒畅。这种令人陶醉的美好感觉,仿佛夏日清晨一湖荷花盛开;又像一首经典音乐,隐隐约约自远处山岗传来……

普洱茶是独特存在,依照颜色,它似乎与上述六类茶叶都有交融,所以也不好硬将它归类。于肠胃而言,普洱当是最为深情款款的朋友,茶汤橙黄浓厚,滋味甘醇,给肠胃带来分外“巴适”感受。

普洱茶兴于东汉、商于唐朝、始盛于宋、定型于明、繁荣于清,历经悠悠千载,沉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给人带来意蕴无穷的舌尖诱惑。清朝乾隆皇帝喜饮茶,尤爱普洱。当年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,有位老臣讲: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,乾隆哈哈大笑,脱口而出“君不可一日无茶”。乾隆皇帝还写下《烹雪用前韵》一诗,流露对普洱的由衷喜爱:“独有普洱号刚坚,清标未足夸雀舌。点成一碗金茎露,品泉陆羽应惭拙。寒香沃心俗虑蠲,蜀笈端砚几间设。兴来走笔一哦诗,韵叶冰霜倍清绝。”

季候物语 桂孝树  
最忆枇杷

盛夏,田地里那香喷喷、绿滴滴如同绿玉般亮丽的蚕豆总是刺激我的嗅觉神经,这时候便到了枇杷成熟季节,老家门前几棵枇杷树的枝头上挂满一串串黄澄澄的枇杷,水灵灵的,让人垂涎欲滴。一阵风儿吹过,能够微微地闻到果实的芳香。那一颗颗带着梗,毛茸茸的、黄黄的枇杷,让人看一眼就禁不住直流口水,真可谓“五月江南碧苍苍,蚕老枇杷黄。”

母亲打电话说家里枇杷黄了,这次回趟老家,我再也禁不住枇杷的诱惑,爬到树上摘枇杷,轻轻地剥开一颗,慢慢撕开那粉黄的皮,果汁瞬间从指尖流下,将那晶莹的果肉放入口中,慢慢品味,甘甜中有点微微的酸,柔软中带着细嫩的滑,舌尖轻轻游动的几颗棕色小核儿,滑溜溜的有一种缠绵的感觉,让我也体味一种杨贵妃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感觉。

古往今来,很多人对枇杷大为赞赏,枇杷与樱桃、杨梅并称初夏三姐妹,不但味道鲜美,营养丰富,而且有很高的保健价值。西汉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里说“卢橘夏熟,黄甘橙棣,枇杷燃柿,亭柰厚朴”。李白有诗曰:“卢橘为秦树,蒲桃出汉宫”。杜甫的《田舍》里的“桤柳枝枝弱,枇杷树树香”;描绘了枇杷丰收的美色与清香。江州司马白居易写道:“深山老去惜年华,况对东溪野枇杷”和“叶如赭色碧绡浅,花似芙蓉红粉轻”以及杨万里的“大叶耸长耳,一枝堪满盘”,都道出了枇杷树浓荫如幄的特点。大文豪苏东坡写“客来茶罢空无有,卢桔杨梅尚带酸”。有人问他,卢桔是什么果子?他说“枇杷是也”。把枇杷比作卢桔的,还有近代文人、著名画家吴昌硕:“五月天气换葛衣,山上卢桔黄且肥,鸟疑金丸不敢啄,忍饥空向林间飞”,那绘声绘色的描写,让人拍案叫绝。

枇杷的花是经过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、春天四季雨露才结果,四个季节的露水都吸收过,所以枇杷果实是最珍贵的,也是最有营养的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枇杷能润五脏,滋心肺”。中医认为,枇杷有祛痰止咳、生津润肺、清热健胃之功效。

枇杷树为蔷薇科常绿乔木,树形美观,枝叶常青,它的树干积极伸向蓝天,往上分发出无数的枝杈,如一把大伞为人们遮住炎炎烈日。枇杷树的叶子也很特别,叶边有着像锯齿般的“刀片”,表面还覆盖一层软绵绵的“毛”。枝杈上的枇杷叶,一片片碧绿碧绿的,充满了活力。

看着一树树金黄的枇杷,我想起儿时和父亲一起爬树摘枇杷时,不小心摔下来,好在没伤着。想起父子俩被母亲训批的情形,我忍不住笑了,枇杷依然年年在,可父亲去年下半年已离我远去了,单留下年事已高的母亲,那逝去的岁月,都收藏在金黄枇杷和我的记忆深处了。